今天：游龍戲鳳活捉三郎

十九年間返香港，改乘航機，爲了羽田登機近也。小二在飛行後開「小吃」——絲納克時，實問我：「該不會快到香港，扭舵盤轉向北吧？」我出其不意，忙問：「那有這事？」朵娜也驚怪，我頓時大悟：「你以爲又飛白雲機場麼？你想！」這話連前後座位上的客人都笑了。我輕拍了她一下，叫她「小點聲！」

先到寫字樓，波姬興奮地說：「就早日圖知她：「日本已有二千多家中小型廠，倒閉了！」將帶來香港沒見過的兩件夏裝，送了給她。

小二隨朵娜回去，下午五點在約定的中環「占米廚房」用晚餐，然後步行到大會堂，準七時半開戲。「游龍戲鳳」。考李鳳姐眞有其人，此大同鄉村酒女時年十七，明武宗正德不到三十。芷苓姨婷嬌艷，說白脆亮，唱腔此戲純宗乃師梅博士。朵娜連連細聲說：「伊眞是中國之寶，小二呀，個李鳳姐只十六歲喲，現在嬌嫩活潑，你看，這不同她的紅娘一樣麼？鳳姐嬌小玲瓏，是小家碧玉型，一個小妮子！」

「童芷苓簡直是個怪才！」我要小二猜一猜，「芷苓今年多歲了？」她想了一想說：「她不是有一個女兒叫童小苓，在紐約做事麼？那她，她，……應該多少歲？」

「抗戰勝利，我父親就捧她，她剛成上海北京第一女紅伶！一九四五原子彈，現在一九八六，四十一年啦！」朵娜搖手：「看！聽！」戲鳳謝幕三次，開始了「火燒裝元慶」。劉子蔚是四人帮後培養出來的後起之秀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是高盛麟他們的學生，非但武打利落，底功極佳，嗓音嘹亮，眞場派之傳人也，二十零歲，前程似錦。程正泰留了嗓子唱空虛計孔明，純馬派，加了譚富英的說白吐字，名不虛傳。芷苓與孫正陽活捉三郎（爲了將就港人的京劇知識，「水平」，三郎之上，加一「張」字，不是味道。）芷苓之鬼戲好到如此，能著所不能。一路滿堂好，令人興奮之至。空城計前休息，大家走動走動。在門口馮金銀李，互相問好。我說：「明晚來欣賞你夫人的探母，不得了，了不得！」金銀李爲人和氣，「和氣」生財，大有道理。一命二運三風水，四積陰功五讀書，並加多一項，本人和氣，太太戲編。

二三：日本高手

袁野續曰：「當然，此乃理論，實質未必，但拳賽講公平，所以每一級之間，相差幾磅最合理，相差一級已經好犀利，何況差十幾磅，秦仔認爲打國術拳手，有所謂，如果打喫仔，但地不肯讓咁多。」

阿明曰：「點解？」

袁野曰：「喫仔打踢拳道，實質上同秦拳一樣，有乜分別，秦仔要求平級賽。」

胡雲曰：「咁你約定了人馬未？」

袁野曰：「已經七七八八，其中有兩個拳王，其他係副王或者十名以內的選手。」

胡雲大喜，曰：「係咁就最好矣！」

有份出錢之阿森，現時至開口，曰：「實際上喫仔有有實力同秦仔揮呢？」

袁野曰：「間中會有，比如今次搵來個位輕中量級拳王前山虎也，就是日本數一數二高手，前山虎也喺秦國受訓一年，拳力好勁，打暈過一位秦國高手，這個喫仔，喺秦國輕中量級排第六位，唔啱少。」

胡雲曰：「咁犀利？」

袁野曰：「當然了，喫仔有史以來只得兩個人有資格入秦國十大高手排位，前山虎也乃係其中一位。」

胡雲曰：「乜一千八百蚊佢就肯上台？」

袁野曰：「阿叔出馬，人情搭鉤。」

胡雲曰：「師傅，佢攞咁少錢，會不會盡全力喫？」

袁野曰：「放心喇，喫仔有戰鬥精神，分分鐘打死就算數者也！你地唔知佢嘅實力。」

胡雲曰：「係咁，蟹毛同我地有得揮！」

袁野曰：「當然係有得揮，何以佢叫蟹毛呢？」

二三：飄然進入墳場

墳場裡，一片寂靜，一個身穿套裙的少女飄然而至，月光照着她的臉，顯出十分蒼白和愁苦。

說她飄然而至，一點也不誇張，因爲她像踏着無形的輪子，並非一步一步地走或奔跑，而是無聲地輕輕飄入墳場，很快就到了墳場角落，站在一個碑前。

「我來遲了，」她對着碑喃喃自語，「對不起，遲來五分鐘陪伴你了，因爲我已找到另一個心上人，而這，也是你答應過的，多陪伴他少一時是少人到的，何況還在半夜裡！

這個穿着套裙的少女，原來並非別人，而是李小蝶——她離開唐大衞的房間，很快就來到這裡，然後又很快地消失了。……

唐大衞到下午才睡醒，看看那古老的自鳴鐘，已是三時多了，他從未這麼遲才起床的。而現在看來肚子餓，才將他餓醒的，要不，可能還會睡多一、兩個鐘頭呢。

一塊烏雲在半空情情飄過，那月光被遮掩住了，就在這黑暗的一刹那，那碑石前的少女，突然消失踪影，仍然像風一樣地飄然而去。

沒有人看到這情景，因爲墳場平靜，何況還在半夜裡！

陳仲偉很具信心似的，當然有他的見地。

首先，他得到了營業主任何國樑的信任，事無大小，都和他商量，很多工作，都委他做，此中包括簽合約，何國樑與求途談好了，都由他去簽。

此外，何國樑不少公家約會，照例少不了陳仲偉。

陳仲偉也有他的本領，認識了一個人，立即記在自己腦海中的電腦去。亦即是說，見一次就認識了。

不過，他十分明白，自己有本領見人一次而認識，別人未必如自己，因此，他仍然施展同一手法，使人認識自己。

果然，好運由此帶來了。

陳仲偉爬上去了，很多時還和吳學敏在一起。

吳學敏道：「俗語說，先買殺人刀。你不是，你升職後，比前更謙恭。」

陳仲偉道：「你聽過笑面虎一語沒有？」

吳學敏道：「笑面虎我明白，笑着臉去吃人。難道你就是？」

陳仲偉點點頭：「像你這樣老老實實，雖然不怕凍餒，但祇得溫飽而已，你沒有機會發達的。」

吳學敏道：「你下一個機會，就是營業主任了。」

「未必，如果我把握到機會，越級也絕對不奇。」

陳仲偉信心滿滿地說。

一會，李太告訴阿芳，周先生馬上就到。

不久，周維昆果然來了。李太便把他扯過一旁，悄悄的說了一番話。周維昆同樣對李太說了一些話。兩人談話的內容，阿芳都無法聽到。

接着，李太又回到阿芳身旁，悄悄說：「周先生說，他很喜歡你，只[illegible]你與他相好，他可以替你清還這筆債。」

阿芳聽了連忙說：「不行！不行！」

李太說：「這有什麼關係？你又不是個黃花閨女！」

阿芳說：「我是個有夫之婦呀，這種事又怎能做呢！」

「看你這麼年輕，却是這麼封建，這種事很平常罷了，你看周先生，那一點不如丁先生，何況他只是要你與他相好，又不是要你改嫁，怕什麼呢！」這事竟是一件羞恥事，李太說了一堆話，還是無法把阿芳說服。最後，她只好出絕招。

「我們暫時在那裏住，我向蘭妮的男朋友借用一兩個月時間。」

「那麼事別整，我怕住不慣。」

「別老土，我們住下來後，第一件事，你陪我去補領身份証，然後，彼此分頭找工作。我相信，憑最近的名氣，會有人請我拍戲！」她語調跌宕，充滿自信。

「我——」

「別急，慢慢來，憑你的才幹和胆識，你也一定會找到好差事的！」

「我沒多少積蓄。」

「放心，我有一點。另外，嘉權送我的首飾玉器，也值點錢的。」

「我不要你靠我吃飯！」

「不想靠你吃飯！」他直率地說。

「才不要你靠我吃飯！就要你力爭向上，在事業上大幹一番！當然，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」

「那事不宜遲，我們就要掌握機會，在這多霧的早晨，駕駛機動艇橫過大海，馳向大嶼山的偷景灣。」

二三：迫她跌落陷阱

去到公寓，李太在徐太耳邊悄悄一說，徐太却對阿芳說：「丁太，不是我不肯通融，但我的確有機筆賬要交給人家。你也知道，我們做生意的，月底一定要結數的呀。這樣好了，如果你無法一次過還五千元，就先還一半。」

可是，阿芳手上，連二三百元也沒有，她所以跟隨李太前來，就是預算贏了就還錢，輸了再借債的。

她又那裡知道，李太把她帶來，是迫她落入陷阱的呢。面對徐太，阿芳眞不知如何開口才好。

李太見她那個焦急的模樣，內心有點好笑，便果機說道：「我替你問問周先生，也許他有辦法。」

這時候，周維昆還沒有來，李太便打電話給他，要他馬上就到。

李太在徐太耳邊悄悄一說，徐太却對阿芳說：「丁太，不是我不肯通融，但我的確有機筆賬要交給人家。你也知道，我們做生意的，月底一定要結數的呀。這樣好了，如果你無法一次過還五千元，就先還一半。」

可是，阿芳手上，連二三百元也沒有，她所以跟隨李太前來，就是預算贏了就還錢，輸了再借債的。

她又那裡知道，李太把她帶來，是迫她落入陷阱的呢。面對徐太，阿芳眞不知如何開口才好。

李太見她那個焦急的模樣，內心有點好笑，便果機說道：「我替你問問周先生，也許他有辦法。」

這時候，周維昆還沒有來，李太便打電話給他，要他馬上就到。

一四三：事不宜遲

「絕不。」她說，環擁着他的雙手不放。

「蝦女，你即使不愛我，師兄也準備出雙手，把你救到外面去，你不必使用——」

她快速伸手按住他的嘴唇：「別往下說，眞的，我愛你！」

「我來個反問，你對我的愛情在什麼時候發生。」

「昨天，你從霧海裏把我救起來，抱着我一路走回家時發生！當時我在心裏說——如果事情不是發夢，我要抓緊師兄！我已愛上他！」她說，定睛望着他的臉龐。

「你和我在一起，會結束奢華物質與燦爛的交際生活。」

「樂意！」

「樂意和我一起逃離山上白屋？」

「迷回港島，你有什麼計劃？」

「暫時不回爸爸媽媽的家，先找個地方住下來，你記得愉景灣那別墅嗎？」

「你打算——」

「我們暫時在那裏住，我向蘭妮的男朋友借用一兩個月時間。」

「那麼事別整，我怕住不慣。」

「別老土，我們住下來後，第一件事，你陪我去補領身份証，然後，彼此分頭找工作。我相信，憑最近的名氣，會有人請我拍戲！」她語調跌宕，充滿自信。

「我——」

「別急，慢慢來，憑你的才幹和胆識，你也一定會找到好差事的！」

「我沒多少積蓄。」

「放心，我有一點。另外，嘉權送我的首飾玉器，也值點錢的。」

「我不要你靠我吃飯！」

「不想靠你吃飯！」他直率地說。

「才不要你靠我吃飯！就要你力爭向上，在事業上大幹一番！當然，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」

「那事不宜遲，我們就要掌握機會，在這多霧的早晨，駕駛機動艇橫過大海，馳向大嶼山的偷景灣。」

一二六：最後的武器

「外人？翠兒和阿康結婚後，阿康就不是外人，而是一家人！」柯潛說，「到時候，如果我們自己的人手夠，就眞的不必請外人，不必家裡搬得烏烟瘴氣的了。」

薛雲英聽出柯潛的話中弗剌，而且，他的話暗示，將來阿康進入柯家的門檻，利彪可能就會被辭退了！——他可想得眞遇到呢！這一招好厲害啊，一石二鳥十不行，不能讓他這樣做！

當下薛雲英立即又發作起來：

「原來，你眞的什麼都安排好了！你就是想讓阿康住進柯家，然後把我趕出去！好，如果他來，我就走！你要我留在這兒，就不能讓他進入柯家！」

「你別跟我這樣無理取鬧，我並沒說要趕你走，這完全是你自己說的！」

「你口裡沒說，心裡完全是這麼想！」薛雲英仍不肯罷休。「你說，你到底是要阿康還是要我走，你說！」

「你別胡鬧！」

「不，你今天非說不可！」

「好。我告訴你——阿康是一定會來的，我的主意已定！」柯潛的語氣堅決，絕無商量的餘地。「至於你，我並沒有趕你走，你喜歡怎麼樣就怎麼樣吧，我不會阻止你！實際上，你想做的事，我也阻止不了你。這一年多來，你做了些什麼，你自己心裡也明白，不必畫公仔畫出腸啦！」

柯潛的話使薛雲英愣了一會兒，她知道，此事大勢已去，柯潛是一意孤行了。

但是，她仍然不甘心就此失敗，還是使出了女人最後的武器——眼淚，她決心要盡最後的努力。

無聲的歌恋

文·牟子　畫·家·若

比大歌星唱得更好

去到公寓，李太在徐太耳邊悄悄一說，徐太却對阿芳說：「丁太，不是我不肯通融，但我的確有機筆賬要交給人家。你也知道，我們做生意的，月底一定要結數的呀。這樣好了，如果你無法一次過還五千元，就先還一半。」

可是，阿芳手上，連二三百元也沒有，她所以跟隨李太前來，就是預算贏了就還錢，輸了再借債的。

她又那裡知道，李太把她帶來，是迫她落入陷阱的呢。面對徐太，阿芳眞不知如何開口才好。

李太見她那個焦急的模樣，內心有點好笑，便果機說道：「我替你問問周先生，也許他有辦法。」

這時候，周維昆還沒有來，李太便打電話給他，要他馬上就到。

一會，李太告訴阿芳，周先生馬上就到。

不久，周維昆果然來了。李太便把他扯過一旁，悄悄的說了一番話。周維昆同樣對李太說了一些話。兩人談話的內容，阿芳都無法聽到。

接着，李太又回到阿芳身旁，悄悄說：「周先生說，他很喜歡你，只[illegible]你與他相好，他可以替你清還這筆債。」

阿芳聽了連忙說：「不行！不行！」

李太說：「這有什麼關係？你又不是個黃花閨女！」

阿芳說：「我是個有夫之婦呀，這種事又怎能做呢！」

「看你這麼年輕，却是這麼封建，這種事很平常罷了，你看周先生，那一點不如丁先生，何況他只是要你與他相好，又不是要你改嫁，怕什麼呢！」這事竟是一件羞恥事，李太說了一堆話，還是無法把阿芳說服。最後，她只好出絕招。

這天晚膳罷，劉連蒂與老師通了電話，後來坐的士到老師家樓下，徐佩已候着，她們即往電台，老師給愛徒介紹了些人。節目是現場直播的，劉連蒂以爲與在「聖安娜」唱歌沒有大不同。離電視台，她們候到的士，劉連蒂先送老師，再賦歸去。母親對她道：

「電視機到你的節目出現前聲音與畫面都沒有了……」

「你們沒看到？」女兒很失望。

「我打電話問外婆、小沛，他們都說你比大歌星唱得更好。」

「叔叔很早便進房了？」

「他也等着電視，電視機壞，他進房了；明天下午，他會出去到電器行看看。」

「到禮拜四再說。」女兒說。

「爲些什麼？」

「禮拜四，我們家中一定有新的電視機。」

「你買？」

「我買也不成問題，告訴叔叔，不要去租了。」劉連蒂胸有成竹，若是李敏堂不送來，自己即去買一架，上次出馬場，她分到紅五千元，就購價廉物美的日本電視機吧！

母親不說什麼了。

第二大早晨，劉連蒂接到胡貴中的電話：「昨夜看你上電視，十分出色，昨天下午以前，我還在生病，所以不會打電話與你，我今夜來『聖安娜』……」

「我不會隱你走的。」劉連蒂忙說。

這天晚膳罷，劉連蒂與老師通了電話，後來坐的士到老師家樓下，徐佩已候着，她們即往電台，老師給愛徒介紹了些人。節目是現場直播的，劉連蒂以爲與在「聖安娜」唱歌沒有大不同。離電視台，她們候到的士，劉連蒂先送老師，再賦歸去。母親對她道：

「電視機到你的節目出現前聲音與畫面都沒有了……」

「你們沒看到？」女兒很失望。

「我打電話問外婆、小沛，他們都說你比大歌星唱得更好。」

「叔叔很早便進房了？」

「他也等着電視，電視機壞，他進房了；明天下午，他會出去到電器行看看。」

「到禮拜四再說。」女兒說。

「爲些什麼？」

「禮拜四，我們家中一定有新的電視機。」

「你買？」

「我買也不成問題，告訴叔叔，不要去租了。」劉連蒂胸有成竹，若是李敏堂不送來，自己即去買一架，上次出馬場，她分到紅五千元，就購價廉物美的日本電視機吧！

母親不說什麼了。

第二大早晨，劉連蒂接到胡貴中的電話：「昨夜看你上電視，十分出色，昨天下午以前，我還在生病，所以不會打電話與你，我今夜來『聖安娜』……」

「我不會隱你走的。」劉連蒂忙說。

「一定會的，我們都要到『聖安娜』，賀親戚七十歲生日，在那明天下午我們都去，我會來聽歌的，告訴你一件事：母親又知道我和你往來了……」

「她沒有阻止你？」

「我已經成年，沒有家長可以干涉成年人的行動，她勸過我，她說和女歌星交朋友沒有什麼前途，我告訴她也沒有什麼害處。明天見！」

劉連蒂與他道別。（一七四）

蜂風語言

偏綫

好處之一

數議員贊成選舉年齡降至十八歲。

至少可增加選舉熱鬧。

不致頻加價

據說禁播香煙廣告大致受歡迎。

煙民也許認爲可減成本。

也是供求

派出申請居屋表格破紀錄。

因此居屋一次比一次貴。

過失秀

開心

城市之光

步步高陞（八）

陽光之間

晏華

陳仲偉爬上去了，很多時還和吳學敏在一起。

吳學敏道：「俗語說，先買殺人刀。你不是，你升職後，比前更謙恭。」

陳仲偉道：「你聽過笑面虎一語沒有？」

吳學敏道：「笑面虎我明白，笑着臉去吃人。難道你就是？」

陳仲偉點點頭：「像你這樣老老實實，雖然不怕凍餒，但祇得溫飽而已，你沒有機會發達的。」

吳學敏道：「你下一個機會，就是營業主任了。」

「未必，如果我把握到機會，越級也絕對不奇。」

陳仲偉信心滿滿地說，當然有他的見地。

首先，他得到了營業主任何國樑的信任，事無大小，都和他商量，很多工作，都委他做，此中包括簽合約，何國樑與求途談好了，都由他去簽。

此外，何國樑不少公家約會，照例少不了陳仲偉。

陳仲偉也有他的本領，認識了一個人，立即記在自己腦海中的電腦去。亦即是說，見一次就認識了。

不過，他十分明白，自己有本領見人一次而認識，別人未必如自己，因此，他仍然施展同一手法，使人認識自己。

果然，好運由此帶來了。

碧血丹心

十三：御駕親征

這時候，明軍上下對戴住居庸關通道的瓦剌兵亦無信心，英宗不時問誰敢領十萬兵先行強攻，無人敢領旨，英宗驚怒之下，不斷發出怨言，只是時值非常，人人覺得自己的生命重要，誰還記得什麼「食君之祿，分君之憂」的責任？都垂頭喪氣地隨大軍而行。

如此東奔西逃，走個不停，兵士們又驚又怒，又疲又累，有許多人趁天黑，悄悄脫下軍服溜掉了。鄺埜見再走下去，只怕溜掉的人更多，因此與王振商量，王振亦認爲桑干橋已被拆掉，瓦剌兵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趕上，便同意鄺埜的請求，幾十萬大軍便在郊野裡紮營休息。

英宗一入營，因驚累交加，一躺下便沉沉睡着了，待得服下咽，便披衣出帳，大聲叫道：「王振去那裡！」他深覺王振誤事，此刻直呼其名。

王振也剛醒來，聞得急急趕至。「陛下傳臣有何事？」

英宗大聲道：「你該知道朕因何傳卿！」

王振眼珠子一轉，諂笑道：「陛下必是問臣何時方起駕了，其實早可以起駕了，只是微臣怕陛下連日辛苦，恐龍體疲累，是故有心讓陛下多歇息一陣！」

英宗臉色稍霽，道：「如今可起駕，至於應付前頭雜子軍的事，還勞愛卿替朕計劃一下！」

「臣領旨，請陛下回營休息，臣自會來陪伴皇上！」王振言畢便吩咐拔營繼續前進。

連日下雨，至今天方有太陽，英宗問左右，都謂瓦剌兵尚未過河，龍心大悅，大聲道：「朕若能平安回京收等均有賞！」

走至黃昏，已來至土木堡，人疲馬乏，土木堡是個小鎮，王回營休息，臣自會來陪伴皇上！」王振言畢便吩咐拔營繼續前進。

連日下雨，至今天方有太陽，英宗問左右，都謂瓦剌兵尚未過河，龍心大悅，大聲道：「朕若能平安回京收等均有賞！」

走至黃昏，已來至土木堡，人疲馬乏，土木堡是個小鎮，王振眼珠子一轉，諂笑道：「陛下必是問臣何時方起駕了，其實早可以起駕了，只是微臣怕陛下連日辛苦，恐龍體疲累，是故有心讓陛下多歇息一陣！」

英宗臉色稍霽，道：「如今可起駕，至於應付前頭雜子軍的事，還勞愛卿替朕計劃一下！」

「臣領旨，請陛下